

繪畫中的莎士比亞 — 威廉•泰納

方秀雲 (Natalia S. Y. Fang)

〈之三：自然的神性〉



泰納 / 〈位在裘斯提安宮中泰納的臥室〉(*Turner's Bedroom in the Palazzo Giustinian*) / 1840 年 / 水彩，車廂面漆，淺黃紙 / 23 x 30.2 cm / 泰德美術館



泰納 / 〈總督宮與廣場〉(*The Doge's Palace and the Piazzetta*) / 1840 年 / 水彩，紙 / 24 x 30.4 cm / 愛爾蘭國立美術館 (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)



泰納 / 〈月光下瀉湖的漁夫〉 (*Fishermen on the Lagoon , Moonlight*) / 1840 年 / 水彩，紙 / 19.2 x 28 cm / 泰德美術館

泰納畫的船隻遇難，建築物的火燒，自然現象與災難，充滿了情感的澎湃，與無限的想像力。約翰・羅斯金(John Ruskin，1819-1900)與大衛・派柏(David Piper，1918-1991)是兩位分別代表十八與十九世紀的頂尖藝評家，對他可說景仰萬分，前者稱讚他「將大自然的情緒，用最騷動與最真實的方式描繪出來。」 後者則說他的作品激發「了不起的迷惑」。

雖然泰納被公認為法國印像派的前身，莫內也花下不少時間與工夫在擬模他的作品，然而，泰納想表現的並非視覺的幻象，他傳達的卻是超越現實與肉身，在實體之上的精神領域，在那水上的光芒，霧氣的閃亮，教堂的純白，天空的絲綢...，不就猶如天堂般的美景嗎？站在他畫作面前，我不由得的讚嘆：這麼美，世間再也沒有比這更美的了！

此等的境界，全因他懂得如何玩弄光的緣故，在他晚年，光的運用達到了如火純精的地步！他直接用調色刀，抹布，手... 非傳統的作法在畫布上製造特殊的效果，最後散發出一種神性的幅射，他對大自然敬畏的態度，畫中的內涵更彰顯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。